集註則當別論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這是認賊作子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這是認子作賊自負若彼顛倒若此試回頭一顧能不惘然然則誤在恁處曰誤在人皆曰予知五字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曷嘗自以為知夫惟不自以為知乃其所以為大知也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壬寅

予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一經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為厘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厘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傳於世曰安在先生曰大學

中庸是也予覺而異之召季時語焉季時曰此兆甚奇此論甚確真千古不易之案也一日又謂之曰大學中庸還為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為可羽翼論孟配為四書弟意云何季時躍然起曰此又千古不易之案也弟往在儀曹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未及上今得兄之論為之一快試以質於世之君子當必有獲此心之同然者矣

易不云乎知崇禮卑通乎周子之太極可與言知

矣而語其用力之處一則曰定之以中正仁義一則曰主靜又十分平實是崇者未嘗不肇端於卑也通乎朱子之小學可與言禮矣而語其得力之處所以格致誠正始此所以脩齊治平始此又一切該貫是卑者未嘗不究極於崇也秦漢以下誰能識得這個消息

周子有之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愚以為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奥也朱子有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

為小學又近思録之階梯也

夜来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知天道人見以為棄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

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為窈微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指是故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指出道心以為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為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

所謂妙合而凝盖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非深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為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却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所謂己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之雖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記孔子絶四亦以毋我為窺竟毋者禁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

湯革桀武革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顏子之所謂克己也漢高用三傑走項籍而刎之烏江始成帝業若但得曹參樊噲輩今日下一邑明日下一郡紛紛戰爭正未有已時耳此原憲之所

謂克伐怨欲不行也

臺省建言或不盡實輒以風聞為解考風聞二字出自趙佗佗據南越稱帝漢文移書讓之佗因言老夫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求更號自帝非敢有害於天下蓋借是為解飾之辭武氏反唐為周知一時人心必不帖然大開告訐恣行誅戮猶以為未盡特許御史風聞言事一麗彈章不論有無輕則誅及其身重則夷及九族蓋借是為羅織之計柰何奉為聖書世世遵用至於今猶莫覺其謬耶只這二字塗塞了多少耳目顛倒了多少是非喑啞了多少善良張熾了多少讒慝此孟子之所謂實不祥也

性天道也學人道也性原於天隨其所賦洪纖高下各各不殊本自有定在昔聖賢之語性亦自有定也後人却見謂無定輒以衆說混之而性晦學繫於人隨其所入千蹊萬徑各各不等本自無定在昔聖賢之語學亦自無定也後人却

見謂有定。輙以一說格之。而學晦。此無他。總是好奇之過耳。

看来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為之胎。做来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為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着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或問當下二字應如何看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之當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之當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孟子之當下也曰這只說得功夫未是本體曰憤是誰憤樂是誰樂勿是誰勿必是誰必本體功夫有何定名總總憑君喚取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

一個道理流出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
博個名兒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噲子
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
以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
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
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
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
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
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

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
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
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
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
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
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
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為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
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

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卻多少痴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言之也、曰、如此得無遺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是就氣上點出理來、曷嘗遺氣、吾儕要識性、須從主宰處認取、方有下落、雖曰性不離於氣、亦必知其有不隨於氣者存、而後性之真面目始見耳。若向氣上認取他這個紛紛紜紜清濁純駁千態萬狀、將指何者為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分而為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為一、

或問陽明云、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

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何如曰惟未知體之一是以未得用功之要既未得用功之要則必未知體之一矣兩語恐只是一意曰然則皆是歟曰曾子平日所潛心處正在忠恕何云未得用功之要有人於此呼之以張則應必其委是張也呼之以李則應必其委是李也若錯而呼之有愕然已耳今曾子隨呼隨唯何云未知體之一曰然則皆非歟曰朱子於此語之下即繼之曰直積力久

將有所得却說得恰好試味之可以想見曾子一時憤悱心境乃一貫之告適在此時又可以識取夫子當下點化妙手矣陽明只據體用之說斷置所以疑其未盡也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来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来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来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来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来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来有邪無邪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

為報夙生之恩而来凡亂臣賊子皆為報夙生之怨而来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奪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為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為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奪處吾見了不相

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羲農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邪無邪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則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於聖人哉

易言至日閉關書言恭默思道詩言不顯亦臨記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至李延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又就中點出一個活機此脫胎換骨語也揆厥淵源實自周子之主

靜來近乃有駁之者曰既是未發有何氣象予謂曰這是古來一個海上單方君若信得過便急急煉服無論久近定有靈效如信不過且好好珍藏留待後人莫得遽爾嗔謗空為有識所笑也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裡得個入處循循

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聖賢之論曰無好名。流俗之論亦曰無好名。然而在聖賢將以成就君子也。在流俗將以敗壞君子也。兩下用心直是判然天淵。何得借用。柳有說焉。若是真君子。只受成就不受敗壞也。何者堅不磷白不緇也。此等處正好自考。柳又有說焉。若是真君子。其於敗壞也無往而不得成就也。何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此等處全要自磨。彼嘵嘵者安足與之校哉。

舉直錯諸往。則民服。舉往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剖。只覺下個直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怕。他所以舉之為難

謂之枉必然是可為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為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畧無些子執持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為難是故均之為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實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均之為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污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

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指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暱矣乃知槩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其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都用方纔用得徹底方纔喚得真能用君子槩曰去小人猶未有以見其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去方纔去得徹底方纔喚得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其指精矣長國家者誠於此一參證焉所舉吾

所好乎。民所好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為直乎。孰為枉乎。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省。[illegible]然有悟。亦何至忠正是讐。邪媚是嬖。棄藥石而懷鴆毒。公然驅而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啓予足啓予手。信口道来。形已天性。全盤擎出。會得時。只此便了。更有何事。會不得。自家身命。尚沒個下落。說恁戰戰兢兢。

又曰啓予足啓予手此六字言在意中意在言外

最妙是不說破如禪門便說破了又如俗儒亦須說破曾子兩邊不墮可謂超然乃知這個話正是懸手離足的真消息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惟其疾之憂

啓予足啓予手此等話愈淺愈深。愈粗愈緻。愈近愈遠。愈平愈有旨。須索理會始得。

曾子開口便說個啓予足啓予手。終之曰而今而後吾知勉夫。此四語首尾呼應。故註云言其得免於毀傷也。意甚分明。通来說者以為此何但

免於毀傷直是證入無悟無脩大休歇境界永無如臨如履之懼耳所以然者一緣看得免於毀傷四字太草草一緣看得戰戰兢兢大拘束了也須知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必有事正是戰戰兢兢勿忘勿助正是必有事如此有何拘束這便是個大休歇也陽明答舒國用書有曰

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於敬畏之無間其義精矣猶屬權說若分而為二然者究其實灑落原非放縱乃真敬畏敬畏原非把持乃真灑落如必免於如臨如履之懼方稱大休歇則是灑落必廢敬畏敬畏必得灑落自古聖賢憂勤惕厲汲汲一生却成個大勞攘矣殆不其然至所謂免於毀傷談何容易試思造化予我這兩手豈僅僅要他能提能携而已與我這兩足豈僅僅要他能趍能走而已即爾世間

林林總總誰是毀傷者須知免於毀傷是全歸全歸是踐形踐形是盡性是故必與天地合其德方纔那與天地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日月合其明方纔那與日月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四時合其序方纔那與四時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鬼神合其吉凶方纔那與鬼神同體的無墜無陷論至此又誰是不毀傷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予亦曰守身若曾子者可也味可之一字只愁免於毀傷四字了而未了莫撫了得這四字猶有所不足也

東坡譏伊川曰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近世如王泰州座下顏何一派直打破這敬字矣

邇來愛舉個不學不慮原是道性善本旨有何可疑但當初提這話頭還有個意思在蓋緣世間人惟其悠悠蕩蕩不肯去學則已纔去學便往往走入矜持把捉之中反將自家的良能遮却惟其莽莽撞撞不肯去慮則已纔去慮便往往走入揣摩卜度之中反將自家的良知遮却有

識者憂其然以為如是而學不如無學如是而慮不如無慮故特為掃而去之庶幾聞者因而求其所以自應討出一條正當路頭耳此其深切為人處也雖然亦稍過矣以矜持把捉為學正是不識學字盍亦明告之曰奚而謂之學可也以揣摩卜度為慮正是不識慮字盍亦明告之曰奚而謂之慮可也何必懲噎廢食乎

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為添一語曰衆人本形意益了了

尚解悟的不無露出個脫洒相來尚脩持的不無露出個莊嚴相來這是習氣尚解悟的聞說脫洒話便喜聞說莊嚴話便厭尚脩持的聞說莊嚴話便喜聞說脫洒話便嗔這是習情須盡數拋入大海洋中莫留些兒影響方好